



心
通
话
语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编

作家出版社

中国作家协会

编

心
通
话
语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迹话语/中国作家协会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063 - 6938 - 1

I. ①心… II. ①中…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5388 号

心迹话语

编 者: 中国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张绍锋

封面题字: 尹汉胤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图片摄影: 张绍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18.25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938 - 1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吉狄马加 序 /1

散 文

- 何建明 玉树，你牵着我的心…… /3
 阿 来 玉树记 /7
 熊召政 玉树两题 /21
 聂震宁 情迷高原玉树 /29
 徐 剑 黑衣之邦 /41
 彭见明 玉树，国树 /62
 尹汉胤 圣洁的高原 /65
 梅 卓 血脉连玉树 /73
 素 素 高原上的嘛呢 /77
 何 顿 玉树是个好地方 /85
 何立伟 玉树行 /88
 徐 风 有一种气场叫信仰 /92
 山 哈 玉树宝贝 /98
 杜爱民 青海，青海 /113
 张绍锋 玉树多吉 /118
 祁建青 玉树忧思录 /130
 龙仁青 玉树，多彩家园的涅槃 /135
 王凤英 格桑花的期待 /141
 撒玛尔罕 玉树三章 /144
 尼玛松保 这样的青春，也很美 /154
 扎西旦措 我们的4·14 /156

诗 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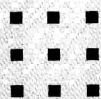
- 黄亚洲 玉树，盼你重新开花 /163
李松涛 飞刀与祥云 /165
王久辛 在玉树，我看见什邡救援队 /167
陈崎嵘 为玉树灾区祈祷 /170
李东东 玉树参天赋 /171
彭学明 哭玉树 /173
张庆和 废墟上的植物 /177
韩小蕙 抗震藏头诗二首 /179
刘福君 如果你愿意 /180
丘树宏 愿高原的生命永葆尊严 /182
周振华 格桑花 /185
李 江 生命阳光 /187
峭 岩 温暖 /189
张春燕 新生与希望 /192
刘业勇 战士的手 /194
舒 洁 祖国的玉树 /195
才让多杰 来自玉树的消息 /199
黄群明 凝望玉树（外一首）/201

报告文学

- 李春雷 索南的高原 /207
杨志军 情深似海
——一个人、一件事、一种情怀 /218
江洋才让 亲历“4·14”大地震 /234
古 岳 生命极地上的英雄群像
——灾后重建中的玉树干部群体素描 /248

散
文





玉树，你牵着我的心……

何建明

玉树，你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好名字，曾经无数次拨动过我情感的心弦。三十年前，我有一个战友就在那里，他告诉我，你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喷香的奶茶、淳朴的藏民、绿色的高原，还有那素面朝天、高立于山腰间的寺庙……

分别后的战友曾经多少次邀请我去你那儿，却因工作缠身终不能成行。渐渐地，你成了我心中一个遥远的符号。突然，在今天，你猛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啊，你竟然在地震的灾难中受痛吃苦……

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我经历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那次的抗震救灾；作为一名作家，我经历过“5·12”汶川大地震时的四次采访与抢险。现在，我多么想飞到你的身边，去为你受灾的儿女们尽一份力，哪怕是帮他们拍一拍羊袍上被废墟沾满的尘土，或者给那些因为房屋倒塌而失去课本的孩子送上一本书……

着急呵，于是，我一天无数次地拨动我的手机，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我曾经的那位在玉树的战友。那份担心，就像是自己的亲人遇到了不幸和灾难一样。

在玉树地震两天之后的傍晚，突然有另一位战友告诉了我一个手机号码，说这就是我们在玉树的那位战友的号码。于是，我赶紧拨了过去：“喂，喂喂，你好，我的兄弟！你在玉树吗？你和家人都好吗？没遇到什么大事吧？”

“谢谢，难得你和战友们牵挂我。我和家人都好……房子虽然塌了，但没有生命危险。对不起，现在我要去参加抢救遇难的同事们，过些日子回电你们……”我的战友就这样关上了手机。从此之后，我一直没有接到他的回电。

他去抢险救灾了！后来，任凭我一次次地拨打他的手机，也没有回音，总是关机。

于是，我只有通过电视画面，去寻觅我的战友和地震灾区的情况。这样的日子很难受，甚至有巨大的担忧，我怕各种可能，因为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都曾经深深地刺痛过我的心——我的多名战友在那两次大地震的抢险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不想再失去自己亲爱的战友，我们已经不年轻了，我们的孩子也快有自己的孩子了。人至中年，情愫悠长……

“报告老战友，我现在已经到达玉树了。我们武警部队已有千人队伍抵达这里，开始加入抢救被埋群众的战斗……”这是身为大校的一位武警战友，突然在前几天的深夜给我发来的一个短信。

一阵惊喜后，我赶忙顺着他的短信拨回他的手机，但就是不通。这是为什么？难道他……我不敢多想，不敢深想，因为，曾经在唐山大地震时，我眼巴巴地看着数位战友在抢救群众的现场，倒下了，并且永远没有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玉树啊，你让人如此牵挂——牵挂你千千万万遇难的群众，牵挂我那些因你而投入战斗的战友！

于是，我的每一天时间里，除了工作和吃饭，总将眼神停留在电视、报纸和网络上。我不敢轻易离开它们，是因为我不想看到和听到更多遇难群众的数字上升，更不想看到和听到战友们的任何不测的信息……

“快，快来看，这不是你的战友吗？”今天是4月17日，周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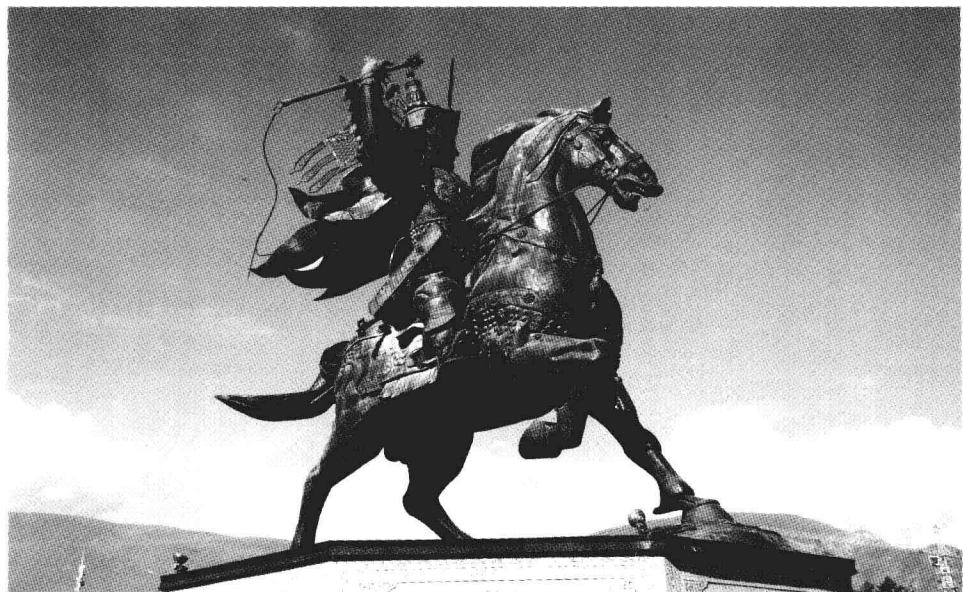
家人突然将我从书房叫出，指着电视屏幕喊起来。

可不！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现场直播”节目画面。“在哪儿？我的战友在哪儿？”我紧张得似乎有些窒息，眼神一直盯在玉树那座倒塌的宾馆现场……

“同志们，再努力一把，一定要把这儿的人救出来！”镜头前，一位公安消防领队的少将在振臂动员。呵，老兄呀，你也在现场啊！我惊喜地叫了起来：原来是我的另一位在公安系统的战友，他也在玉树地震抢救现场啊！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前年在“5·12”大地震时，我们肩并着肩，一起奋战在北川县城的那些艰苦的日日夜夜。

“快看，那不是你的大校战友吗？”家人又一次叫起来。这时，一个挂着大校警军衔的军人，正同一群战友，小心翼翼地将一名藏族小姑娘从废墟里抢救出来，那是个万人欢呼的场面！

而我，则在这个欢呼的现场的另一侧，看到了那位20年未曾



谋面的战友。此刻的他，已独自端坐在一堆废墟上喝着矿泉水，看样子已经筋疲力尽。如果不是他带着胜利者的眼神在向电视台的记者介绍情况，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就是当年在我手下工作的那位生龙活虎的年轻战士。

玉树啊，你因一场地震大灾而成为万众瞩目之地。抗震救灾的战斗依然在进行之中，而我的心依旧每天在关心你，牵挂你，那是因为那里不仅有千千万万受灾的人民群众，还有我亲爱的战友们……

玉树记

阿来

1

自西宁起飞往玉树。

起得早，刚在座位上打了个盹儿，飞机着陆时猛一颠簸，醒来就听广播里说：玉树到了。

一出机舱门，就是晃得人睁不开眼的阳光。几朵洁白得无以复加的云团停在天边，形状奇异。云后的天空比最渊博的海还幽深蔚蓝。几列浑圆青碧的山脉逶迤着走向深远。这就是高旷辽远的青藏。走遍世界，都是我最感亲切与熟稔的乡野。辽阔青藏，即便百次千次往返我都永远感到新鲜。辽阔青藏，无论置身在何处，无论曾多次到来，还是从未涉足，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如果放任自己，可能会有泪水湿润眼眶。我并不比任何人更多情，只缘这片大地于我就是有这种神奇的力量。

一只鹰在天际线上盘旋。

也许并没有这只鹰，我就是会“看见”。我抬头，那只鹰真的悬浮在天边，随着气流上升或者下降，双翅阔大，姿态舒缓。

大多数时候，我在别一族群的人们中生活与写作。在他们中间，我是一个深肤色的人。从这种肤色，人们轻易地就能把我的出生地，我的族别指认出来。

现在，在机场出口，更多比我肤色还深的当地同胞手捧哈达迎了上来。我这个人，总是受不住过于直接而强烈的情感冲击，于是迅速闪身躲到一边。最终还是被推到迎客的酒碗面前。姑娘高亢的敬酒歌陡直而起。面前的三只小银碗中，青稞酒晶莹剔透，微微动荡，酒液下的银子，折射光线，如那歌声与情意：纯净、明亮。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同时感到，身体内部，某处，电闸合上了，情感的电流缠绕，翻卷，急速流淌，我端起酒碗的手止不住轻轻颤抖。

就这样，我来到了玉树。

我来到了这个在藏语的意义里叫“遗址”的地方。

玉树，和玉树州府所在地结古镇，因为一场惨烈的地震让世界听闻了她的名字。我在一篇叫做《远望玉树》的小文里写过，“记得某个夜晚，好大的月亮，可能在几十公里开外吧，我们乘夜赶路，从一个山口——在青藏高原，这通常就意味着公路所到的最高处，遥遥看见远处的谷地中，一个巨大的发光体，穹窿形的光往天空弥散，依我的经验，知道那是一座城，有很多的灯光。我被告知，那就是玉树州府结古镇了。但我终究没有到达那个地方。在青藏高原上，一座城镇，就意味着一张软和干净的床，热水澡，可口的热饭菜，但对于一个写作者，好多时候，这样的城镇恰恰是要时常规避的。因为这样的地方常常会有与正在进行的工作无关的应酬，要进入与正在进行的工作相抵牾的话语系统。对我来讲，这样的旅行，是深入到民间，领受民间的教益，接受口传文学丰富的滋养。但那时就想，终有一天，结束了手里的工作，我会到达她，进入她。”

是的，我不止一次从远处望见过这个镇子的灯光。

从附近的称多，从囊谦。

现在，在这个阳光强烈的早晨，我终于到达了。从机场到结

古镇的路上，一个深肤色高鼻梁的康巴汉子坐在了我身边，我的手被有力地握住：“老师有什么事情就告诉我们，要见什么朋友也请告诉我们。”

这是个我不认识的人，但分明又十分熟悉。我们这个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仅凭身上那一点点相同的气息，就能彼此相认相亲。我说谢谢，但我不是老师。我开玩笑说，托时代进步之福，靠卖文为生，我还能养活自己，我不用兼职做家教，所以，请不要叫我老师。其实，我想说的是，当我面对自己坚韧的族群自己的同胞，我从来都只感到自己是一个学生，雄浑广阔的青藏高原，就是给我一千年时间来学习，也并不以为能将其精神内核洞穿。

我只说了一个名字，一个民间说唱艺人的名字。那是一个给过我帮助与教益的人，我说，我要去看望他。

2

路上，车里，主人在介绍一些玉树的基本信息。提到结古镇在藏语中的意思是“货物集散地”。在一千多年的时光中，这个古镇处于从甘青入藏的繁忙驿道上。这条古道有一个如今成为一个流行词的名字：茶马古道。也有一条渐渐被忘记的名字：麝香之路。这也是一条文化流淌与交汇之路。所以，这个古镇，曾经集散的岂止是物质形态上的商品。经过这个镇子进入的，还有多少求法之人；经过这个镇子走出的，还有多少渴望扩张自己视野与世界的人？

前面有着稀疏白杨树夹峙着河岸的山谷中，一团尘雾升起来，我知道，结古镇就要到了。是的，那些尘雾正是从正在重建的结古镇，从整个变成了一个大工地的结古镇升起来的。



很快我们就进入了那团尘烟。高原的空气那么透明，身在尘烟之中而尘烟竟消失不见。

工地总是这样，浮土中印满车辙。各种机械轰鸣着来来往往。节节升高中的，已显示出大致轮廓的建筑上人影错动，旗帜飘扬。未来的学校，未来的医院，未来的行政区，未来的商厦，未来的住宅，我们穿行其间。没有地震废墟，只有渐渐成形的建筑在生长。这里是青海。我想起了成就于青海也终于青海的诗人昌耀的诗句：

“钢管。看到一个男子攀援而上
将一根钢管衔接在樺头。看见一个女子
沿着钢管攀援而上，将一根钢管衔接到另一根樺头。
他们坚定地将大地的触角一节一节引向高空。
高处是晴岚。是白炽的云朵。是飘摇的天。”

那是诗人写于上个世纪那令人鼓舞的八十年代的诗。现在，

却正好描摹着眼前的情景。就是这样，被强烈地震夷为平地的结古镇正在生长，飘摇的天让人微微晕眩。

那个挖掘机手，轻轻一按手里的操纵杆，巨大的挖斗就深掘地面。那个开混凝土罐车的司机，不耐路上车流的拥堵，按响了声量巨大的喇叭。喇叭声把路口那个疏导拥堵车流的年轻交警的呼喊声淹没了。

这样的情形令我感动。

工地的间隙里是板房中的小店。饭馆。四川汉族人的饭馆。青海藏族人的饭馆。撒拉人的清真饭馆。肉店。蔬菜店。电器店。旅馆。生活还在继续，热气腾腾。不像我去过的别的灾区，浩劫之后有一种哭诉的情调。驰名整个藏区的嘉那石经城在地震中倾圮了，但虔城的信众们并不以为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六字真言，那些祈祷文，那些整部整部经卷的功德与法力会因此而稍有减损，人们依然手持念珠绕着石经城转圈、祈祷，为自己，为他人，也为整个世界。

我也因这样的情形而感动。

当然也听到好多生命毁伤、家破人亡的故事。但人们只是平静地述说，就像在述说遥远的故事，就像这些故事不是亲历，而只是听闻，是转述。活脱脱就是流行在青藏高原上那些口传故事的风格。讲这些故事的，有失去了不止一位亲人的人，有失去了自己刚建成不久的颇具规模酒店的人，有震中受重伤，身上的一些关节被替换成合金构件，回到工作岗位就服务于众人的人。还有一位一定要在震后的玉树办起一份文学杂志的朋友。我没有看见有人流下过半滴眼泪。反而，我看到很多的平静与微笑。我喜欢这种平静中的达观。中午，和几个当地朋友在板房饭馆里喝些啤酒。说过了生命与财富的毁伤，沉默半晌之后，大家开始摇晃着身体，齐声歌唱。

高原上难得的温暖季节依然如期而至，草地碧绿，百花盛开。我四处走动，看到人们依然按照习惯，在靠近漫漶流水的草地上搭起帐篷，外出野餐。当我在附近的小山上把镜头对准一丛丛点地梅细密的小花时，从河谷中的野餐地，有悠远的歌声传来。歌声从谷地中升上来，达到与我平齐的高度，稍作盘桓，又继续上升，上升，一直上升到了比身侧的岩石峰顶更高的天上。我趴在馨香的草丛中，用镜头对准细碎的花朵，取景框中，焦距始终模糊不清。扶摇而上的歌，调子与词句我都非常熟悉，但那一刻，我却因为心头涌起的热流而泪光闪烁。

一位年轻的活佛，定要请我到他家里做客。他让我坐在比他高的座位上，亲手为我沏茶。然后，打开电脑听他新写的歌。他说，他要写出一种歌，采用流行的方式，不是一般的情爱表达，而是有宗教感的，要有对于生命和对宗教本质的感悟与思考。也许，他的歌与他的追求间尚有距离，但我想，催生他想法的这些因缘，同样也将是我从这块土地上领受的深厚教益。能有机会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沉潜于自己的族群和文化之中，做一个学生，并不断收获新知识新感受，是上天对我的厚爱。

3

就在那天上午，穿过喧腾的工地，穿过那些劳作的人群，穿过被阳光照得闪闪发光的尘土，一幢三层楼房出现在眼前。汶川地震后，我去过许多被瞬间的灾变损毁的地方。因此熟悉建筑物上那些狰狞的裂纹，知道是怎样的力量使这座建筑在一楼和三楼保持住基本轮廓的情况下，之间的二层如何几乎消失不见。我们被告知，这将是整个结古镇惟一保留的地震遗迹。我还进一步知道，震前，这座建筑是一家以伟大的史诗主人公格萨尔命名的宾